



法華
嚴禪寺

慧訊第51期

中国佛教 唐密

蓮華
藏

一馬當先
福順百順

Fa Hua Monastery Rebuilding Fundraising Golf & Dinner

法華禪寺重建高爾夫籌募賽及晚宴

12 March 2026

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

Guest-of-Honour: Er Dr Lee Bee Wah

福田
SWING FOR MERIT

SPONSORS 贊助商

Great Compassion 大悲福田



Leow Po Hong 廖宝凤

Sunny Yap 叶舜仁

Abundant Harvest 丰收福田



onard Hin

le Hooy 叶少娟

choon

ing Field 花开福地

er 活动

BRAL

实物赞助

MS COL

RE

RUHE

LHS Garding & Landscap





目 录

封面介绍：新加坡法华禅寺重建委员会主席
真定大和尚（左四）与举行高尔夫
比赛与会人士合影

◎前言——无生大用 颂 01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02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11

◎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 11

一、北魏时代前期（386-494 年）的
佛教美术 14

二、北魏时代后期（494-534）的佛
教美术 17

三、西魏时代（535-556）的麦积山
石窟 21

四、北周时代（557-581）的佛教美
术 25

五、隋朝时代（581-618）的佛教美
术 28

六、关于北周窟的各种问题 33

七、近年发现的新资料 38

叁、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50

肆、寺院活动纪实 57



◎前言——无生大用 颂

善哉希有我普贤 妙体坚固真实性
由坚固力无形相 为利生故现生身
此是一切诸如来 最胜金刚大悉地
诸佛授我以两手 无相现相为利生
定慧二翼金刚拳 交臂束心精进力
弹指发声遍法界 谛观普请诸如来
诸佛羯磨不唐捐 羯磨金刚而能转
唯我住兹能广为 以无功用作佛事

（出自《大正藏·密教部》）



郭长

壹、阿闍梨开讲真言密教（连载）

◎ 中国的密教传承

六、喇嘛密教的一斑

蒙古第五代忽必烈于西元 1279 年，终于灭掉南宋，统一天下建立元朝。在此朝代，以密教为骨子的西藏佛教，即以喇嘛密教为国教的结果，领域从西藏本土，北方经由蒙古接续西伯利亚，东到满洲，南边遍于中国本土的广大地区，都是喇嘛密教传播的地方。

推量佛教在西藏的兴起由来，要溯及西藏君主双赞思甘普王，当时屡次入侵中国，与唐太宗战争胜利，唐太宗遂将文成公主下嫁此王，达成讲和。此为西元 641 的事。双赞王除了文成公主之外，尚纳尼泊尔



国的王女为妃，此二妃同为笃信佛教者，因此受到二妃感化的双赞王亦成为佛教徒。王为将佛教移入西藏，曾派遣十六人小组赴印度停留数年，研习佛教之同时，亦修学印度音韵学，带回许多梵本归国，又仿造梵字，创造西藏文字，更根据梵典，着作西藏文典八部，再根据文典译出了《宝云经》等。王又以梅檀嘱人雕刻圣观音，从南天竺的补陀山请来，诸如此类，佛教开始输入西藏，但是西藏本来即有崇拜对魔神唱诵的苯教，导致一般民众很难信奉佛教，在刚开始时弘传困难。

双赞王圆寂后，经过十年左右，于西元 709 年，西藏国王又向中国要求通婚，中宗皇帝以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请王纳为妻子。此金城公主与西藏王之间生下一子。此王当政下不顾两国之间有舅甥的关系，经常干戈相向，造下许多憾事，于西元 783 年，在两国之间订下和亲盟约，并将盟约刻在石碑，同时立在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大圣殿。此王的治世期间，下颁王令，凡是赴印度留学的多数学僧需请回种种的梵经，同时也要从印度招请多数的梵僧从事翻译，另外



也从印度招聘密教僧人寂护，及莲华生二人，仿造印度的巨刹 O-tanta-puri 大伽蓝，于距离拉萨东南三日里程的地方，建立 Bsam-yas 大寺，做为西藏佛教尤其是密教的根本道场。莲华生不久即回印度，但其高徒二十五人在西藏致力教法的宣扬，结果让分化通俗化的因陀罗部底系的密教，普及于西藏。

至唐穆宗年间，又行和亲盟约，其在位时，以翻译《大日经》的湿连陀罗菩提为首，有多位的梵僧来西藏，从事改订不完备的藏语，重新制定译语，以统一经典的译语，所以这个时代可谓喇嘛密教的黄金时代。此王极礼遇喇嘛僧，凡是喇嘛僧均列为贵族，同时给与丰厚的俸给与侍从，且在裁判上给与特别待遇，及免税的特权等等。此王认为对喇嘛教无限的尊敬，将引导西藏国民到无上的幸福。然而为了喇嘛教，国民为重税所苦，社会内层隐藏着不平，又因国内反对党的关系，此王被杀，由极端排佛的朗达磨继承王位。

朗达磨王乘着国内饥谨，及陆续出现兽疫及其他



灾害出现的机会，以此视为全部皆是喇嘛教所为，而施加残虐及迫害，毁损佛殿，将佛像投入河中，逼迫僧侣全部还俗，强迫其转为猎师或兽肉商，不从者处以重刑。此西藏的排佛迫害几乎与唐武宗同一时期，实在令人称奇。然而，朗达磨王不久被僧人所杀，国内渐渐纷乱，呈现小邦林立，争乱不绝，尔后大约七十年间，完全出现宗教的黑暗时代。

第十一世纪初期，即大约北宋时代，西藏王欲恢复已经颓废的喇嘛密教，派遣宝贤等十四人至印度，开始学习正统佛教，以此为因，西元 1038 年有改革者的阿提沙进入西藏。阿提沙是印度 Bengal 州的王族之子，据说到西藏时已经接近六十岁。他不主张从前喇嘛教主张的禁咒及妖术，专讲平易的佛教因果道理，着眼于民众的教化，精进地净化腐败的教法。是以西藏人心受其感化，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之后，阿提沙之弟，继承其法灯，建立精舍，以为本山。他宣布教令，相应众生的根机，以达到解脱目的之一种教法。此一派别，系在从前的密教加上显教一味，即强调显教与密教，以经与曼怛罗之间的不二合一为解脱



的要道。受到阿提沙为笔祖之影响，萨迦派，以及三次到印度游学，以传授圣教的 Mar-pa 为祖师的派别等皆兴旺起来。

● 元朝與喇嘛教

元世祖忽必烈可汗时，从此萨迦派之中，出现了发思巴。发思巴于南宋的西元 1253 年，与其伯父一起去蒙古旅行，在彼时初见忽必烈。忽必烈有感于发思巴年轻且博识聪明，对他油然而产生尊敬，而从他受戒。西元 1260 年，忽必烈即位成为世祖，以发思巴为帝师。至西元 1269 年敕命发思巴制定蒙古文字，更赐予王印，命其统领诸国的佛教。如所推测地，元世祖如此崇敬喇嘛教的原因，在于此喇嘛教许多观点，类似蒙古的拜火教，因而可以怀柔蒙古民族，同时使用在外交上似乎也可平定西藏。

发思巴于西元 1274 年返回西藏，四十二岁时示寂。接着琳沁成为帝师，渐渐地成为元朝的帝师，而有从西藏来的喇嘛。元世祖于西元 1285 年开始横亘二十四年时间，集合精通藏文、中文、梵文等二十九



人的学者，勘同藏汉二译的大藏经，编纂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同时建立多间寺院，致力于兴隆喇嘛教；而元朝历代的帝王均遵守此规定，对喇嘛教极为礼遇。然此厚遇却使喇嘛教腐败，官民对喇嘛僧的贪欲、放恣、专横等，到处弥漫着不平之声。

元朝在顺宗皇帝时灭亡，历史朝代变成明朝，成为此腐败喇嘛教改革者的宗喀巴适时出现。宗喀巴虽然不过是在青海的东南、安土的一位牧羊人之子，但他不忍见到喇嘛教的腐败，到拉萨等地研究佛教的心髓，同时热心地发起改革运动，大大引起社会的注意，归依他的信徒次第地增加，最后在拉萨的东南建立甘丹寺，以此为根本道场宣扬新喇嘛教。宗喀巴开创的派别称为甘丹派，遵守以显密合修为本的阿提沙，更摄取他派的优点加以组织。此派改掉旧来的红帽红衣，恢复到释尊时代采用黄帽黄衣。从而将旧派称为红教，将此新派称为黄教。

宗喀巴创建甘丹寺以来，受其教化者扩及全部的西藏。宗喀巴的高徒根敦珠巴，于拉萨建立布达拉寺



，让黄教兴盛起来；又在距离萨迦不远的日喀则地方建立札什伦布寺，使黄教如旭日东升之势远远驾凌在红教之上。在拉萨的布达拉寺以根敦珠巴立下根基，接着继承者是根敦嘉穆错，到了第五代罗卜藏嘉穆错时，统有前藏暨青海的蒙古固始汗开始甚至接受达赖（Dalai）的尊号。所谓达赖，在蒙古语有海的意思，比喻其德行广大无边的意思，此即为达赖喇嘛称号的滥觞。相对于达赖喇嘛，变成称呼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大喇嘛为班禅仁波切的称号。此班禅仁波切的称号，是在元朝担任帝师的发思巴伯父当时为萨迦派之开祖，被赋与称号以来，向为萨迦派的喇嘛之间所用，但于达赖喇嘛兴起时，此称号已被废止。因此，于萨迦寺附近所建的札什伦布寺的大喇嘛沿袭用此称号，纯粹针对达赖喇嘛的。此达赖与班禅两位喇嘛变成并肩管理西藏，形成西藏如今日政教一致的国体。

● 清朝與喇嘛教

黄教派别如此在西藏得来势力，不论西藏的喇嘛教如何全然地一新，因为西藏地区局促一隅，所以其



实际情形，在明朝时代中国本土完全不知喇嘛教的发展概况。但是到了清朝，即尚未入关仍在满洲的清朝时，有一位属于黄教的西藏喇嘛来到满洲，受到清太祖的尊敬开始，两地之间渐渐开启了交通，西藏喇嘛的消息亦陆续地明朗化。西藏布达拉寺的第五世罗卜藏嘉穆错之时，以青海附近为根据的蒙古豪族，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以武力平定全部的西藏，将主权献给达赖喇嘛第五世。到此这位达赖喇嘛掌握教权与政权，颇有君临西藏全土的架势。之后，西藏有内乱，清世宗出兵平息乱事，在西藏的拉萨设置驻藏大使，以监控内政。此为雍正二年发生的事。

清世宗时代，在蒙古的喇嘛教分为漠北与漠南两地，漠南的喇嘛教在多伦泊设置本山，漠北则在库伦建构本山，此两者加上在西藏本土拉萨的布达拉寺，与后藏的札什伦布寺，共有四大本山，自然黄教便分为四大分。黄教教派与红教教派不同，不能有妻室，其嗣法者是以呼毕勒罕（蒙古称化身）的制度而遴选。举例说明，例如达赖班禅等大喇嘛临将死时，遗言会在某处出生，后人再依照其指定的地方，探寻出生



儿，而成为继承者。但是之后因此法有种种弊害百出，称为呼毕勒罕的人，会出现几人，到了清高宗时，中藏的大招寺预备了金瓶，将被指定的方向的候补者之纸本放进瓶中，由驻藏大臣及达赖或班禅等主要的喇嘛，在选立大会时，于宗喀巴的像前抽签决定。另外决定蒙古二大喇嘛的嗣法者，则是凭借北京的雍和宫所准备金瓶，由住在北京的喇嘛大官等，于选立大会上抽签决定（待续）。



贰、佛教与美术的脉动（连载）

◎ 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以北周窟为中心

● 序言

位于甘肃省秦岭山脉西端的麦积山石窟，是可以匹配敦煌莫高窟及云冈石窟，甚至龙门石窟的重要石窟。此座石窟做为禅的修行场，它的名声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已广为人知。然因唐朝时期曾经发生大地震，与壁面上穿过的石窟空间变少或有些许关系，而基本的石窟营造则完成于隋朝。又，之后至清朝为止都不间断地重修，东崖与西崖如蜂巢般被穿凿的石窟，总数有二〇九个，塑像有七百尊，壁画约一千平方尺，至今仍被保存着。周围扩展出森林公园，1961年被认定为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丝路：长安—天山回廊」一部分构成资产的其中之一，被登录在世界遗产。

另外，早在1941年就有乡土史家冯国瑞氏，进行了实地调查。但多为栈道残破无法进入的石窟，至1952年始有中国研究者开启正式的调查，于《文物参



考资料》等杂志上刊载了若干的报告。正式化的研究则于 1970 年代开始，1990 年以后，不仅国内尚有国外的研究者参加，从 2000 年左右开始了保存科学及景观等多样区分的研究。结果，在编年上提示了若干的说法，形成了北魏窟与西魏窟有关营造年代大致上共通的认识。

于如此的状况中，至今虽能指出研究推迟的理由，在于有关北周时代营造的问题。北周窟虽然占有麦积山石窟大约四分之一，但至今隐藏于北魏窟与西魏窟等美丽的塑像及壁画之下，多未受注目。北周时代以前，北魏时代后期及西魏时代所开垦的洞窟，几乎所有的造像皆采用称为「汉族式」袈裟的着衣方式。另一方面的北周窟像，多数于西式的通肩上，缠绕着袈裟，又即便采用汉族方式，袈裟轻薄可见到身体，因此两者的差别显著。然而，北周窟造像与隋初窟造像之间，不被认为有明显差别而多数无法区别。秦州刺史宇文广一族为此时期最大的施主，西元 574 年北周武帝禁止佛道二教，于北周领土上，纵然有多数寺院及佛像遭到破坏，但在此族的庇护之下，麦积山石



窟免遭破坏。即便如此，579年至宣帝下诏重视三
宝为止，笔者认为造窟活动事实上已停止。然而，从尊
重三宝的诏告至北周灭亡仅有两年，隋朝建国之初，
针对恢复作业费时良久，仍以修复作业为中心。于《
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王葬佛舍利记》记载
：——**又至隋文皇仁寿元年再（开）龕窟敕葬舍利建
此宝塔赐净念寺**——，因此正式的佛教复兴，系进入
西元600年代以后的事。因为如此，进入隋朝时代所
开凿的洞窟之中，北周窟造像与样式、形式大致相同
的可能性很高，是以笔者认为此与现在的北周窟数量
多有所关连。另外，近年从麦积山石窟顶上的舍利塔
基坛下，有被认为属于北周或隋朝的石像出土等等，
新的发现络绎不绝。于是笔者概说从北魏时代至隋朝
时代为止的中国佛教美术流向的同时，就麦积山石窟
诸窟，摘出介绍代表各个时期的洞窟，之后合并新资
料，考察有关麦积山石窟北周窟的问题。



一、北魏时代前期（386-494 年）的佛教美术

A 云冈石窟

匈奴、鲜卑等塞北的骑马民族于华北地方争夺霸权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启鲜卑族的王朝。北魏的拓跋珪，于西元 397 年平定了河北地方，翌年 398 年自立为皇帝（道武帝）。道武帝与其他的北朝各国同样地，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招聘高僧法果，让其统率佛教徒。法果树立了「皇帝为当今的如来」的北魏独特的思想，因而成为北魏佛教重要的支柱。西元 439 年消灭北凉，完成北朝统一的太武帝，于 446 年发布废佛令；然而于 452 年文成帝即位时即发布恢复佛教的诏书，之后北魏佛教达到超出废佛以前未曾有的发展。

西元 460 年，就任宗教长官的僧侣·昙曜上奏文成帝，为了供养文成帝、太祖以下及文成帝之前的五位皇帝，决定于首都平城（大同）的西郊武州塞开辟了五座石窟（昙曜五窟）；此为云冈石窟的开始。云冈石窟见到的北朝造像上大变革，可以举出第二期（



471—494 年) 发生「佛像的汉化」。此为整理释迦像及菩萨像的袈裟及天衣的穿着方式，意味着完全变成汉族的着衣形式。云冈石窟第五·六窟(490 左右)，突然除了一部份例外，几乎所有造像皆汉化的理由，系因为孝文帝在文化上推动汉化政策，以及皇帝具有如来思想未曾丧失的观念具有密切关系。换言之，西元 486 年时，因为孝文帝曾亲自穿着汉族服装临朝，而不得不变化佛像的穿衣方式，结果，南朝亦采用了流行的汉化造像(不仅如来造像、菩萨像及力士、飞天)等形式。

B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中，现在不存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五世纪初期)的石窟。现存最古的第七四号窟与七八号，如图 1，被开凿成一对，从残留的题词等记载，笔者认为营造于北魏时代前期(470 年代初期至



图 1 第 78 号窟本尊



480 年代)。此被开凿于昙曜五窟之后，属于与云冈石窟第二期诸窟并行的时期。但是，笔者认为未明确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而是与河西走廊的金塔寺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第二七五窟等之间有关连。于高高的基坛上方，放置着三世佛与二胁侍菩萨立像，于其胁侍菩萨立像头上，穿凿出各个小龕，配置着交脚菩萨像及半跏思惟像。420 年左右，以座禅有名的玄高，曾为人所知地活动于麦积山石窟，此些小龕内的菩萨像，被认为是表示上升到兜率天变化的诸修行者理想的样子。第七四号窟·七八号窟以后，第七〇号窟如图 2·七一号窟、第一〇〇号窟·第一二八号窟及第一四八号窟等等，多为模仿第七四号窟·第七八号开凿的洞窟。第七四号窟·第七八号窟方面，仅有正壁本尊可以从袈裟见到两足内侧，左右壁的如来坐像则采用将两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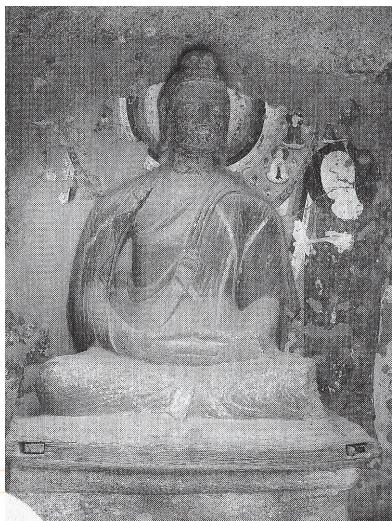


图 2 第 70 号窟本尊



面隐藏在袈裟内的方式。相对地，此些洞窟方面，不仅左右壁像，包括正壁本尊亦未露出两足前端，明显地观察到第七四号窟·七八号窟的考虑。由此可以理解第七四号窟·七八号窟的二窟，在麦积山石窟北魏前期诸窟内，有特别存在的事实。然而，之后开凿的洞窟，不仅仅只是模仿第七四号窟·七八号窟，且出现二佛并坐像的影塑（佛教造像的表现手法）等，渐渐地见到受到云冈石窟很强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有关佛像的汉化情报及概念，尚未传到此时期。

二、北魏时代后期（494-534）的佛教美术

A 龙门石窟

孝文帝于西元 494 年，强行从山西省大同迁都至河南省洛阳，因为洛阳为汉族故地。然后于 500 年时，因为宣武帝的发愿，于伊水的旁边龙门之地，开始建造其父孝文帝与母文昭皇太后的两座石窟。当初的计划欲雕刻出大约九十公尺的大像是很勉强的，因此于 505 年计划被缩小，场地亦被迁移至其他的地方，然而之后，宣武帝加上了自己本身的洞窟，结果变成横向开凿了三个石窟。515—517 年左右，完成了中央



的宾阳中洞。此座石窟，几乎将所有的造像汉化，门口外壁左右的金刚力士像，张开手掌朝向正面，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威吓姿势。本尊的右侧雕刻出年轻的弟子像（阿难），左侧则雕刻出老年的弟子像（迦叶）；不仅造像的穿衣方式，将年长者配置于造像左侧的方法，亦反应出汉族的传统思想。另外，面对着从开始依序并排着过去佛、释迦佛、弥勒佛的三世佛，系根据汉族传统「崇左」这项礼仪的思想配置，改为本尊的左侧为过去佛，右侧为弥勒佛的配列方式。由此理解到佛教美术汉化，从造像穿衣方式的形态，进而至造像的配置方法及石窟的构成原理。虽然如此，与此大致相同时期，由胡太后开凿的巩县石窟方面，笔者认为有不同的展开。此石窟曾经受到宾阳中洞的影响，从尊像复杂的袈裟，衣裳的缠绕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皇帝、皇后礼佛图案及采用神王图案等。然而同时亦雕刻出佛教传来以前，由鬼担任守护被埋葬者遗体任务的畏兽造像。换言之，由于民间信仰进入了佛教寺院，宾阳中洞虽然与融合了儒教不同，但此也被视为完成佛教美术汉化的其中之一。进而，西元



520 年代初期之后，于华北各地区，出现了多数刻有鸟及蟾蜍的日月图，以及杂技图，及啄蛇的鸟图案等之造像碑。笔者认为此些属于取代墓葬而建造者，此种流行可以视为认同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融合，系以巩县石窟为源头。同时，此亦为与佛教美术的大众化一起产生多样化地区性的结果。



图3 第115号窟本尊

B 麦积山石窟

受第七四·七八号窟强力的影响的麦积山石窟造像，发生大变化的原因，在于西元 502 年的具有墨书铭之第一一五号窟，如图 3。多数新的情报，皆从龙门石窟或从南朝传出。佛像的汉化情报，虽由第一一五号的施工团队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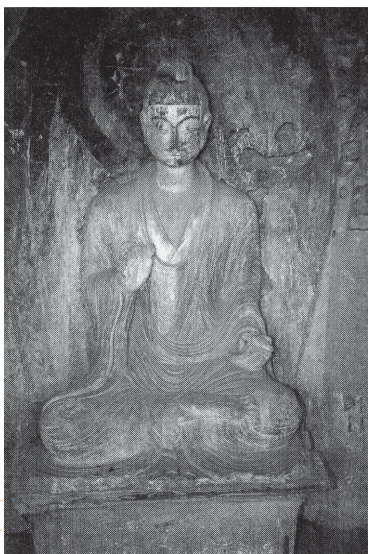


图4 第114号窟本尊



出来，但第一一五窟有部分是加进了麦积山石窟迁都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就在之后由既存的工人开凿的第一一四窟，虽然正壁本尊有被认为受到佛像汉化的影响，如图4；但左右壁之如来像未采用新的形式。另外，于西元520年左右，就中原最新流行形式上，出现了具备丰富知识的施工团队，又于营造第一二一号时亦发现了同样情形。造像的样式及形式面，皆经由受到强烈影响的既存施工团队，开凿第一〇一号的洞窟等，如图5及图6。然而，另一方面的第一二一号的施工团队，亦采用麦积岩窟传统的壁面装饰法，甚至增加段的数量并加以发展。一边重视自己的传统，



图5 第121号窟菩萨像与弟子像



图6 第101号窟菩萨与弟子像



同时容受新的情报，在经常自律性展开的点上，麦积山石窟有其独自的特点存在。以既存的施工团队为主体，继续与开凿第一四二号的施工团队，及第一二一号窟的施工团队等二者并存时期之后，两者实施了共同作业。营造了代表麦积山石窟北魏时代后期，即麦积山石窟中最大规模的第一三三号窟。从此次的营造开始，北魏时代后期末，所有的施工团队，基本上隶属于一个大集团。换言之，即可以让人理解属于麦积山石窟施工的一种强烈意识。但是，麦积山石窟方面，仅于第一三三窟的天井描绘飞翔的畏兽像，而几乎未采用与民间信仰结合的图像。笔者认为如陕西地方及河南地方，及山东、山西等地，盛行将汉民族传统图像植入佛教美术，相对地甘肃地方则未见与此种情景有关系。

三、西魏时代（535-556）的麦积山石窟

A 西魏造像

受到西元 534 年北魏灭亡的影响，洛阳崩坏，洛阳寺院多数的僧侣迁居至东魏的首都邺县；然而笔者



认为迁居至 535 年建国的西魏首都西安也不在少数。首都西安及其附近，石窟未被穿凿，同时从此地区出土的西魏时代的作品，数量鲜少。以敦煌莫高窟为首，即使庆阳北石窟寺及固原须弥山石窟等西安以外的地区之石窟，在此时期的营造极少，从窖藏等出土的造像亦几乎无人所知。因此，西魏时代的西安之佛教造像的样貌，及麦积山石窟的塑像，仅止于推测的状况。

B 麦积山石窟

属于大规模的第一二七窟及与其有密接关系的第一三五窟，如图 7 则有铭文，有关其营造时期，则有北魏时代末期或者西魏时代初期的两种说法。此两个石窟，与之前开凿的北魏时代后期的诸窟不同，因为明确系由不同系统



图 7 第 135 号窟本尊



的施工团队所开凿。于《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记载：**…西魏大统元年（535）再度修理崖阁，重兴寺宇…**。据此，笔者认为若第一二七号窟与第一三五号等二窟与此重建有关系，则于西魏时代初期，凭借从西安来的施工团队营造，于其强大的影响之下，第八三号窟、第八七号窟、第九二号窟、第一三二号窟等若干的石窟，亦于西魏时代的初期被建造出来。

另一方面，被视为代表麦积山石窟西魏窟的第四四号窟，如图8，及其系统的诸窟，于造像的样式、形式，依然被要求为北魏时代后期洛阳美术，最原始的形状。然而，彼些多数具有与永宁寺塔出土塑像的共通点，又为了调整衣裙的长度，绑紧膝盖周围的布等等，反映出当时流行的穿衣形式，与种种写实的表现，一起重视现实的观点是其特征。第一二七号及第一三五号窟的造



图8 第44号窟本尊



像，亦有相同的特点，但无特别明确。

西魏文帝的皇后乙弗，为避免与被北方侵略的柔然之间的对立，于 538 年被迫退位。文帝不得不接受推动怀柔政策，改立柔然王的女儿为皇后。接受命令的乙弗，成为尼僧，虽然委身于秦州刺史武都王儿子，但西元 540 年柔然王再度侵略夏州，结果，乙弗于三一岁时被赐死。遗骸葬于麦积山崖开凿的洞窟，号称为寂陵。营造于靠近东崖西端的第四三号窟，推定为乙弗的墓穴。笔者认为距此向西相当于三公尺之处所开凿的第四四号窟，系针对废后乙弗，由西安派遣工人所营造者。换言之，第四四号窟及其系统诸窟的施工团队带来者，属于北魏灭亡流入洛阳流行形式，再融合西安传统的样式与形式，此种始可称为「西安西魏样式、形式」的理由。再来，第四四号窟以后，至西魏时代初期为止，传承的麦积山石窟的北魏时代前期以来的传统变成中断。笔者认为依据第四四窟的营造，麦积山石窟的性格，从个人面向变成与国家有关系，变化成某种公共的性质。进而在其强烈影响之下，第二〇号窟、第一〇二号窟、第一二〇号窟、第



一二三号窟等等，皆营造成配置有显著而高水准造像的洞窟。

四、北周时代（557-581）的佛教美术

A 西安及其附近之造像

西元 557 年，西魏恭帝禅让给宇文觉，建立了北周。577 年时，虽灭亡北齐再统一华北地方，但于 581 年被杨坚夺下。于此时期，造像上出现受到西域的影响，不但色彩浓厚且呈现立体的雕刻，大致与北周建国时期一致。此种改变，结合了脱离汉化佛像的流动方向。恰似与缠绕汉族衣服的袈裟穿着方式一起地，从儒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融合，即北魏时代后期的佛教美术上，从具有特色佛教美术汉化中脱离，结果自然明白必须出现新样式，形式的造像。进而要求「佛陀本来的印像」，特别是采用西域的佛教造像样式、形式的造像，变成西安北周石造如来像样式及形式成立的原动力。然而，施工团队与同时期的北齐施工团队不同，在造像上，并非在印度及东南亚，而是在西域造像上求取范本。且，不仅如此，如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包含西元 580 年铭像的五尊如来



立像等可以明确地一般，让人想到头大可爱的幼儿的造像为主流，施工团队的关心，如北齐造像，并未积极指向写实性的肉体表现。中国被划分为东西及南方的三个部分，北魏时代后期以来，更加速地显现地区的独立性质。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方，各自特征的造像，与北齐的领域相比时，可谓很少能见到北周境内之造像形式变化。然而，与以西安为中心出土的造像，与麦积山石窟见到的塑像，样式、形式皆不同，此种差异意味着什么，麦积山石窟造像是特殊的吗？即使于西安亦建造出麦积山石窟同样的塑像及金铜佛吗？笔者认为于现在的时间点上都无法明确。

B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方面，北周时代开采的石窟，多数为开采于东崖的佛帐式四角攒尖顶窟的形式，特征以七佛为主。如来像的肉髻很低，只表现在头部，菩萨像之中，则出现采用三曲法的作品等等，趋向写实的表现。如此的造像样式、形式亦成为区别比北周窟更前面时代的重要因素。笔者描述麦积山石窟为大督李充信，于570年左右曾经开凿被称为「七佛阁」或「散



华楼」的石窟。

概观被视为北周窟的一群石窟时，可二分为与 570 年代的北齐佛教美术及西安北周佛教美术之间具备颇有关连的洞窟，及不常见到的洞窟等。麦积山石窟开始见到受到彼此影响者，系因为有比北周时代初期窟第二二号较迟开凿的第一四一号窟，如图 9；成为显著者更有往后面时期的第一二号窟，如图 10、第二六号窟及第三六号窟等。一窟之中配



图 9 第 141 号本窟



图 10 第 12 号窟正壁三尊像



置着七佛，麦积山石窟独自形式而确立者，系第一四一号窟，第一二号窟、第二六号窟、第三六号窟等亦有采用。是以惟有第一四一号窟才是代表麦积山石窟北周窟的石窟。因为废佛而被阻止进行，笔者认为北周时代末期麦积山石窟营造活动几乎呈现停止的状态。因此在第一四一号窟强烈的影响下，属于其系统的洞窟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在进入隋朝之后才开凿者。

五、隋朝时代（581-618）的佛教美术

A 西安及其附近之佛教美术

从北周出现的隋朝于西元 589 年，消灭了南朝的陈，终结了将近横亘三百年长期分裂的时代。该朝代第一位皇帝杨坚（文帝），亦曾于全国一一一〇个地方建立相同规格的塔（仁寿舍利塔），即便于佛教美术方面，不仅只限于东西，甚而融合了南北。然而北周末期，因为受到武帝灭佛（574—579）的影响，尤其于隋朝初期的华北地方，各地至今皆继承了各种不同传统的地区性造像活动。加上，隋朝历史不满四十年，无法形成中国佛教美术的统一样式及形式。

从首都西安及其附近出土的隋朝石造菩萨立像之



中，很强烈地被视为受到旧北齐领域的影响。虽然在造形上无显著的变化，但同时变成完全变迁至隋朝样式不可欠缺的过程。另外以数量极多的装饰，点缀身体的菩萨像等，有着西安隋朝石造菩萨立像特征的样式，以及显现的形式，笔者认为业已萌芽于北周时代末期。但于大型造像所见一般，西元600年左右，不仅重视立体性与写实性，同时亦雕刻出多数与观众之间具有接触的造像。进而从容易让人联想到亲近幼儿的造像，变化到有宝冠及璎珞装饰站立的年轻贵族姿态的菩萨像等等，确实与北周造像画下一道不同风格的线。于此变化背景里，笔者认为系考量到曾经有废佛的事实存在。北魏后期为了脱离如来即皇帝的印像，有必要强调容易亲近的印像。但因为废佛的契机，人们对于菩萨像想像，不得不再加以变化。进而求取于华丽且年轻化指导者的姿态，笔者推测系反映出受到贵族文化象征的南朝影响带来的结果。

隋朝后期，造像身型虽如S字母弯曲地表现谦虚；然而，菩萨像却表现出身体的厚度，确实地接近成立体的躯干表现。陕西省麟遊县慈善寺石窟第一窟



本尊等，亦同样地于造像后方，建造了许多可以凭靠姿势的物件，笔者认为此处可谓具备大人风格的建筑。另外，隋朝末，被认为属于同时期的西安，有敦煌莫高窟，其中的菩萨立像着衣方式等，笔者认为有统一的倾向。因此，在彼时期，西安的典型样式、形式，换言之，开始形成统一的样式。

B 麦积山石窟

北周时代建造的若干洞窟中，有第八二窟，如图11、第九四号窟菩萨立像，从肩膀下来，天衣未交叉，左右互相异，头部比身体大，让人连想根据幼儿的身体而塑造者。但是颈部长，下腹未突出而站立的身体表现，未出现于北周，而较多见于从西安附近出土，被认为属于隋朝初期的作品。如将璎珞斜着交叉系绑的例子，代表麦积山石窟北周窟的第一四一号窟，以及未受其影响的洞窟亦未采用，笔者



图11 第82号窟正壁三尊像



认为是旧北齐领域内部的流行形式。又于第八二号窟、第九四号窟，描绘出本尊两膝下部的弧形，垂下短短裳悬座，在当时并未见到如此的形式；但是发现类似于山东省博兴县出土的北齐时代之白陶如来坐像。因此，这些被认为经由西安传来具有新形式造像的第八二号窟，以及第九四号窟等等，与属于第一四一号窟及其系统的诸窟也划下一道线。由此，笔者推定这些可以推定为隋朝前期的洞窟。

根据隋文帝的敕令，西元 601 年，伴随着麦积山山顶建立舍利塔时，若干的石窟亦被开凿。且彼些实质上属于麦积山石窟最后的营造工程。若将此视为隋朝后期的洞窟，则此时期包含东崖摩崖大佛，可以列举出第五号窟、第一四号窟、第二四号窟、第三四号窟、第三七号窟等等，皆贯穿东边的山崖。洞窟的形式，均出现具备马蹄形的图案与穹窿（四周低垂，中间突起）天井。西魏时代以后，要求穿洞的空间，营造的中心，从西崖移至东崖，然而此时期石窟数量短少，意味着唐朝以前，能于东崖穿凿的崖面变少的原由。



如来像与隋朝前期的造像一样，采用同样的穿衣模式；菩萨立像的形式则更为优雅，每一尊皆非幼儿体型，而是具有成人的身体，如图 12。与隋朝前期初的造像最大不同点，在于身体的存在感。对于写实地表现身体的兴趣



图 12 第 5 号窟本尊

，在北周时代开始造出胸部及腹部膨胀表现的造像。然而，彼些造像并未获得青睐。即便未以第一四号窟的力士像为例，如图 13，其厚实的身体，与以前的造像相比，更让人想到真人身体的力道。洞窟与二大龕构成的第五窟，装入左右龕的造像，被视为唐代的作品，除此之外则未见唐代营造的洞窟，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基本上，此窟为麦积山石窟造窟活动的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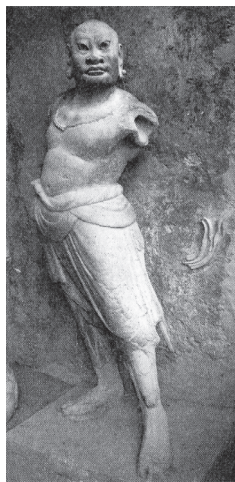


图 13 第 14 号窟力士像



六、关于北周窟的各种问题

A 第一四一号窟

如前述般地，代表北周的洞窟者，为西崖东上部开凿的第一四一号窟。于天井中央建造藻井（中国建筑中的一种装饰性木造结构顶棚），系以黏土造出莲华的伏斗藻井窟，平面为方型，窟高 2.68 尺，宽 3.08 公尺，深度 2.80 公尺，正壁上开一个龕，左右壁各开三个龕，各自放入如来坐像。全体以表现七佛的「一窟七佛像」之配置，不仅于西魏窟以前的麦积山石窟，其他北周领域亦几乎未被发现。置入正壁大龕的本尊（像高 1.45 公尺），胸前以 U 字型敞开，穿着汉族式的袈裟。另一方面，左右壁开凿的大龕中，微妙地置入了不同穿衣形式的造像，左壁内部的造像，衣纹刻着薄薄袈裟，可以见到身体形状的起伏。这些样子与正壁的造像不同，几乎没有裳悬座，笔者认为如此的造像具有区别本尊与其他如来像的意图。任何一尊造像多少有垂下额头，让人想起从西域出土的八世纪造像。

菩萨像仅建于正壁左右。左像的脸部呈蛋形，前



发中央朝着下方。扭腰，由内衣包裹着膨胀的腹部。特征在于以天衣复盖着胸部，从前面朝向背部穿着，背面呈现交叉的形式，此种样子于其他的任何地方皆未见到类似的例子。但是于成都万佛寺出土，从520年代至530年代雕刻出来的如来坐像台座下方，有发现从胸前着天衣的造像，所以笔者认为或许于南朝（四川）可以寻觅到起源。一方面右像与左像不同，若干有弯曲着上半身，大致为直立。前发在中央分为左右，卷曲状的垂发沿着肩膀垂下，在此的天衣呈现X字形交叉。同时，衣服裙摆仿佛被熨斗烫平般地，整体留下浓厚的北魏时代后期形式。与酷似第一四一号窟左边菩萨立像，具有天衣形式，像高有89公分的菩萨立像，现被保管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仓库。

B 第四号窟

在中国的「七佛」表现初期的作例，可以举出西元420年代甘肃地方建造，被称为「北凉塔」，模仿櫺子的石塔。于此八角形的基部，刻着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而与弥勒菩萨组合的理由，系因为继承犍陀罗以来七佛的表现传统。北魏时代以后，七佛与弥勒



菩萨组合亦多，但如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北壁一般，也存在着只是描绘七佛的例子。即使麦积山石窟，被认为属于西魏初期建造的第一二七号窟之前壁上方，在横的部分描绘一系列的七佛。而更具代表性者，则于位于地上八十公尺之处开凿的第四号窟。模仿木造建筑的「崖阁」形式，在四方倾斜的屋顶下，于八根梁柱之间各自在帐形的龕，合计开凿了七个。现今龕内的造像，几乎皆是新建而重修者，未有留下原型，只在若干尊的如来坐像脚部，可以认出属于开窟时的部分。但于如来坐像的左右各有一个，以及左右壁各有三个莲华座残留下来，所以笔者认为窟的内部也有配置七佛（正壁一佛二菩萨，左右壁各自有三佛）的可能性存在。

若非七佛，若为一佛二弟子六菩萨或一佛八菩萨像的可能性，虽也无法否定，不论为何者，此洞窟除了本尊以外，皆称为立佛，一定是采用了造像的新配置法。不仅开凿场所，规模之大，组合塑像与壁画，于其他例子见不到技巧方法的飞天，以及龕与龕之间雕出石胎的天龙八部众等像，其技法及动机之新颖，



从其艺术水准的高度，笔者认为此些不容置疑地，皆由地位高的人物，使用西安流行形式建造起来。一般而言，习惯称为「散华楼」或「上七佛阁」的洞窟，被认为系由大都督李充信所营造者。但是，开凿如此豪华洞窟，亦有说不可能是宇文广下属的李充信所建，而也不能否定为麦积山石窟最大施主的宇文广一族营造的可能性。金维诺氏认为李充信所开凿者，应被称为现在「中七佛阁」的第九号窟。更进一步地，现在山崖被水泥复盖而不清楚，然而过去于第四号窟下面，似乎有七尊如来坐像呈现一系列的配置，笔者认为此才是近年提出李充信建立「七佛阁」的可能性。

第四窟的场合，于右脚下见到坐着的如来坐像，是西元 570 年左右，北齐的流行形式，所以可以理解比第一四一号窟较迟开凿。第四号窟的营造者属于何人，现今尚无法决定，但与代表第一四一号窟的一窟七佛窟形式相辅相成，确定为北周领域的七佛流行。

C 第一四一号窟系统后期的诸窟

与第一四一号窟不同，虽然是方锥形天井窟，但是以七佛为动向者，计有第七号窟、第一二号窟、第



二六号窟、第二七号窟、第三二号窟、第三六号窟、第三九号窟等等。第一二窟、第二六号窟、第三六号窟，之前即存在穿着天衣的特殊形式之菩萨立像。但这些都与第一四一号窟相比，天衣的位置较低。本尊留有原型第一二号窟、第二六号窟、第三六号窟之中，第一二窟的本尊披上双层的袈裟，采取往上的凉州式偏袒右肩的穿着方式。第二六号本尊亦大致与此为相同形式，然第三六号本尊则以汉族式缠绕着袈裟。另一方面，第二六窟的左右壁以外，第七号窟、第二七号窟、第三二窟、第三九号窟左右壁的如来坐像，皆以右脚为垫成趺坐的形式，但第一二号窟则未采用。但是，第一二号窟之左菩萨像与第三六号窟之右菩萨像相较之下，面部为方圆形，眉毛与眼，甚至鼻子等的形状极为接近。因此，这些与第一四一号窟表示有密切关系的诸窟，大致属于同时期的营造年代，且采用以右脚为垫的形式，营造时期比第一四一号晚，笔者认为系在西元570年以后。与第一四一号窟比较起来，彼此的左右壁如来坐像，详细部分的形式变化少，给人有一致的印像。如第四号窟般地横向排成一列的窟开始，可以减轻建造的人力，且可控制金钱花费



，笔者认为这些原因造成七佛窟形式流行的原因。再者，考虑到造窟数量多时，因为如此，西元 572 年武帝将佛教置于三教（儒教、佛教、道教）中的最下位，开始施压佛教，至西元 579 年废佛终了以后，才又开始建造。由隋文帝建造舍利塔（601），其造像样子，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第一四一号窟系统后期的诸窟，即第七号窟、第一二号窟、第二六号窟、第二七号窟、第三二号窟、第三六号窟、第三九号窟等建造时期的下限，笔者认为都在西元 601 年左右。因此，现在被视为北周窟的洞窟之中，确实曾经亦包含隋朝所开凿的洞窟。北周最末期至隋初变成一窟七佛窟形式为主流者，表明不仅强调释迦佛存在，且未有大坛越存在具有很大的关系。

七、近年发现的新资料

A 王字洞窟区第一九七号窟

2003 年开始进行位于麦积山东侧，连绵山峰开凿洞窟的调查，从第一九七号窟至第二一一号窟做了编年。有传说述及西魏时期废后乙弗之子，曾为祈求母亲的冥福而座禅的传说；当地的居民习惯称之为王子



洞。其中，于第一九七号窟只残留一尊造像，系置于左壁大龕内，像高 74 公分的大像，推测属于北周时代。

于底部宽广的器皿载着伏形的肉髻，发际线缓缓地弯曲，额宽，眼、鼻、口集中于中央，与椭圆形的面部轮廓一起具有少年的脸庞，如图 14。颈部细长为其特征，肩宽，穿着通肩式袈裟，两手握于腹前。二条细线构成的衣纹，在上半身大致平行并列，下腹部形成 U 字形。从袈裟露出右脚尖，跪左脚趺坐。具备与此造像相近的形式，是放置于第一



图 14 王子洞第 197 号窟本尊



图 15 第 141 号如来坐像



四一号窟右壁更深位置的龕内，不仅于通肩缠绕着袈裟，颈部长度、两手交叉及足尖露出袈裟的样子，裙摆的处理方法等，略可看出两者有密切的影响关系，如图 15。但是，笔者认为胸部的衣纹方式，以及腹部鼓起表现，第一四一号窟像的技术水准较高。又，虽然与第一四一号窟造像同样于胸部与腕部采用凹陷形式；但一九七号窟造像之身体未有连结的立体表现。然而，与置于第一四一号窟系统后期诸窟左右壁的造像相比时，其制造较为仔细。再说，第一九七号窟，本来系于三方的墙壁穿凿三个大龕的三壁三龕式的洞窟，与为了表现七佛，只能大量生产的第一四一号窟后期诸窟有极大的区别。因此，王字洞窟区第一九七号窟，接近第一四一号窟营造的时期。虽然无法断定未残留菩萨立像，但笔者认为距离麦积山石窟直线距离仅有 600 公尺的场所，凭借与麦积山石窟北周窟不同的工匠，一边模仿第一四一号窟像，造出与之不同的造像，亦有可能性。

B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土之石造像

至今虽未提及的麦积山石窟北周造像之中，包含



着若干石像。麦积山石窟方面，虽然基本上有造出塑像，但属于北魏窟的第一三三三窟残留着石造的光背，西魏时代于第一二七号窟及一三五号窟，亦开始以石像为本尊。惟，数量稀少的理由，笔者推测塑像与石像，在造像技术及必要道具不同也有关系吧。石像之中，如放置第五五号窟内物品一般，比例均衡及衣纹、装饰的形式，与从西安及其附近出土石像，存在着具有多数的共通点。2009年，在进行受到地震损坏的山顶舍利塔修理时，从其基坛下，发现了十尊的石像。这些被认为于隋朝或北宋埋藏的这些造像，笔者推测系针对镇护塔为目的而制作者。埋下已破损的物件，引人注意者大致为左右对称的配置，如图16。此些当中，跪坐之菩萨与弟子像，系由一块石头雕刻出来，其他未有类似的例子。基坛大致于中央描绘成弧形，配置着三尊造像，二尊



图16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土石造像
出土状况



为如来坐像，剩下的一尊为菩萨坐像，所以笔者认为此为三世佛的表现。再者，于其斜前的左右，先前提及由一块石头雕刻出来的菩萨与弟子跪坐像，是伏着身见到背部的状态。三世佛的左侧，见到跪坐的弟子像，再后面的方向有仰睡的天王像二尊，及力士像的头部等等，彼些被放成同心圆状包围着三世佛。

a 如来坐像·菩萨坐像

两尊的如来坐像当中，结禅定印的本尊身体部分，又有结施无畏印的像，头部已风化。但两尊于台座最下部皆装饰莲瓣，也都一样从袈裟露出右足前端。结禅定印的如来坐像头部，载着底部宽广高的肉髻，颜面呈现额头稍窄的椭圆形，有着细长的眼睛与偏小的鼻子，口角稍微上扬的嘴唇，长长的耳朵。俯下头部的头后部附有圆光，笔者认为残留着肩膀上身光的一部分，但与圆光而言，有角度上的差异。结施无畏印的如来坐像，复盖在左肩的内衣上，缠绕着带有袖子的衣物，在其上则穿着汉族式的袈裟。以右足分开下垂于腹前袈裟的形式，从袈裟下露出衣裳的下部，与描绘出的弧形一起地，让人想起北周造像。又在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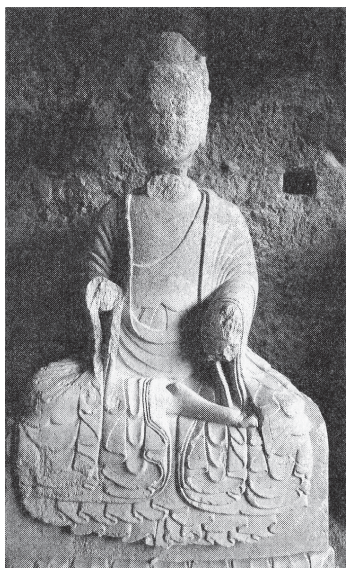


图 17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
土石造像如来坐像



图 18 第 32 号窟
石造如来坐像

部形式上，虽亦有不同之处，但与属于第一四一号窟系统后期诸窟的第三二号窟本尊的石像，袈裟的缠绕方式是相同的，如图 17 与图 18。惟，第三二号窟本尊的上半身是扁平状，肉髻伏在矮的器皿形状，笔者认为造像时期较晚。

菩萨坐像，于头部后面周围，附上刻有莲瓣的大头光影，如图 19。其中的发髻低，从装饰宝冠正面的宝珠至头顶直到头后的带子，如戴一顶头罩；笔者认



为类似于敦煌莫高窟中，初唐前期第一期窟之第五七窟北壁等的例子。容貌轮廓及向上的嘴角及唇等，类似于本尊如来坐像。从头部侧边翻转着带子，从肩部的圆形饰物垂下四重长长布条，直到膝盖下方。笔者认为属于天衣，呈现X字形交叉。前端以装饰植物图样为胸饰，有珍珠，及由珊瑚构成的璎珞，呈现X字形附在上面。此种璎珞形式，曾发现于北魏后期洞窟；笔者认为继承北周至隋朝重修的第九八号窟崖的大佛。台座的最下部，亦刻有与如来坐像相同的莲瓣。



图 19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土石造菩萨坐像

b 菩萨·弟子坐像

有两尊菩萨与弟子的跪坐像，两者大致相同形式，但一尊的菩萨像合掌，另一尊则以右手握住两个玉环，左手掌则托着供品，如图 20。有图 19 特征的宝



冠，中央装饰着宝珠虽也相同，而此尊为较低的「皮弁式冠」（前高后低），详细地见到不同样子；但与先前见到各种菩萨形式相似。图20的造像，右手握着两个玉环，置于膝上，酷似西魏窟的第一〇二窟的文殊菩萨坐像。又，弟子像已严重风化，每尊皆失去头部，但另一尊则左手持着有柄的香炉。



图20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土石造菩萨·弟子像

披挂于左肩的内衣，似有勾着的扣子，若如此，则让人想起西魏朝代的弟子像。惟，本像的背面亦有雕刻，菩萨像弟子像亦皆表现出脚底。再者，菩萨像肩膀悬挂的天衣很宽，臀部硕大的程度，是西魏所未见者，笔者认为应注意接近西安附近的北周造像形式吧（参考图16）。

c 天王像·力士像

两尊的天王像之中，一尊已风化，丧失了足部前



端。颜面表情虽有不同，然而于较低的位置有宽的胸饰及X字形天衣交叉着，有许多做成玉环状的共通点，笔者认为两者本来要雕刻成一对者。保存状态良好的天王像，总高度有170公分，头后光环内刻有宝带与肩饰的布条，直立于邪鬼之上，如图21。眼睛大而睁开，但未有愤怒表情。身上缠绕铁质铠甲，在高高的位置束着腰带。相对于平坦的胸部，腹部有厚度。胸前失去举右手的前段，但左手持着金刚杵。麦积山石窟里，未有类似的例子。四川省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天王像之中，存在缠绕皮革铠甲直立的造像，踏着邪鬼姿态者，亦于梁朝被发现，所以不能无视从四川传来的影响。另外，即使为敦煌莫高窟，在属于隋朝第二期的四二七窟前室，亦有建造缠绕皮革铠甲踏着邪鬼的四天王像。但是，本像多具有与之不同的形式，无法指出其直



图21 顶上舍利塔基坛下出土石造天王像

立。相对于平坦的胸部，腹部有厚度。胸前失去举右手的前段，但左手持着金刚杵。麦积山石窟里，未有类似的例子。四川省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天王像之中，存在缠绕皮革铠甲直立的造像，踏着邪鬼姿态者，亦于梁朝被发现，所以不能无视从四川传来的影响。另外，即使为敦煌莫高窟，在属于隋朝第二期的四二七窟前室，亦有建造缠绕皮革铠甲踏着邪鬼的四天王像。但是，本像多具有与之不同的形式，无法指出其直



接的连系。另外，出土时，于此天王像肩膀附近，造像头部的一个是向上放置着。笔者认为或许属于力士像，同时让人想起天龙山石窟第十窟及第一六窟等北齐时代的造像。西安及其附近。被明确地视为受到北齐佛教美术影响者，如不厌其烦地描述般，系在隋朝的初期。

类似构成三世佛菩萨像，及菩萨像与弟子像系由一块石头雕刻出来的特殊造像，笔者认为此表示与麦积山石窟西魏窟造像有密切关连。虽说如此，但背面的形式表现比西魏时代晚。另一方面，身体上不仅在体积，踏着邪鬼形式的天王像，及类似天龙山石窟北齐像的力士头部，都不能否定在隋朝以后的可能性。

结 语

笔者描述很难想像，即使敢破坏造像，又特意将已破损的造像运送至其他地区，埋藏于麦积山石窟的顶上。另外于彼些当中，亦包含与麦积山石窟的塑像有关连的造像。因此，笔者认为可能性很高的理由，或许为了某种理由受到破损，而将保存于麦积山石窟某处不同时代的造像，埋藏收纳于舍利塔的基坛下。



但是，现今的麦积山石窟，并未存在只有放置石像的洞窟。另外，需具有放入高一点七公尺的力士像之规模，又找不到所有造像都失去的洞窟，因此推测此些本来即置于麦积山石窟山边的瑞应寺之机率颇高。此些石像果真被埋藏收纳的理由，系于隋文帝的仁寿舍利塔建立之时吗？抑或于北宋朝代，结果不明。笔者认为从造像的形式，两者皆有可能。若明确开凿状况，则亦一定会详细讨论有关造像的埋藏收纳时期，则有待今后详细报告及研究。

西魏朝代以后，营造的主体变成皇帝及贵族，或者官僚，麦积山石窟本身的「修行者道场」之性格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与西安佛教美术之间的连系，比以前更密接，是很容易想像的。考虑到关于遗物短少，无法厘清现在模样的西安西魏、北周造像的样式、形式之后，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是不可欠缺的。至今，从西安及其附近，只有石像出土，曾经造出如何塑像都不明朗。又，在麦积山石窟的情况，若干遗留下来的石像与塑像之间，样式及形式有很大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因何种原因产生，都无法说明。但是，



从舍利塔基坛下出土的石像当中，让人想起天龙山石窟北齐造像的力士头部，及于麦积山石窟未见类似例子的天王像，笔者认为都包含了模仿第一〇二号窟的塑像。此正是石像与塑像之间，不认同样式及形式有关连，换言之，即对至今为止的思考模式投下一颗大石的理由。今后，笔者希望以包含残留于麦积山石窟的若干石造像，再度进行与塑像之间详细的比较，期望不仅麦积山石窟，更期待解释明白西安佛教造像之样貌。

（本单元出自 八木春生着 《麦积山石窟造像研究》）



参、真言宗之修行法门及名相解析

1. 供养法与命名

如《观智仪轨》所记载：遍照如来，针对诸菩萨而说真言秘密的供养诸世间的各种供养，以法供养最殊胜，为报答诸佛的深恩，依真言行及方便仪轨，用以普供养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诸佛。

于《火叫供养仪轨》记载，以虚空明妃及广大等的真言加持饮食，做为法供养。

《华严经》记载，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法有显密，而今大日如来所说的真言秘密供养法的法供养，乃最为殊胜。以此法供养法而供养本尊，乞求加被，祈求悉地，因此称为供养。《菩提心论》所说的大毘卢遮那供养次第。

所谓次第，指从开始入堂，至出堂为止，有顺序而不杂乱，因此称为次第。

于《观智轨》，指从师父到接受念诵的仪轨。

所谓仪轨，仪是仪式的形态，轨指轨则，即念诵的法则。真言的行法因为要成就四种的念诵，因此称



为念诵次第，所称的秘要略念诵即指这个意思。

问：此供养法，或者转变成什么菩萨的三摩地吗？

答：于《理趣释》所说，一切如来的种种供养藏广大仪；或如来，此为虚空库菩萨的异名，此菩萨以一切供养门为主。供养门有多种，根据《苏悉地经》有五种供养，又也有二十种的供养。《瑜伽经》中有四种供养，所谓菩提心供养、资粮供养、法供养、羯磨供养，前四种如理趣门，又有五种的秘密供养，又有八种的供养，十种，十六种的供养，也有十七种的杂供养，乃至，全部纳入《虚空库菩萨供养仪轨》之中，虚空库指北方的金刚菩萨。

问：真言秘密供养，与显教的法供养，何者为优？

答：《集经》第四记载，又行者，作此法时，对法界的一切诸佛、一一如来、一一的般若、一一的菩萨、一一的金剛、一一天龙、乃至八部诸鬼神等，斋持诸宝、香花、璎珞庄严，及各种幢幡、众妙的宝盖、各种庄严物、种种伎乐、种种饮食，遍满虚空，全部为行者的供养，由此行者，结印，诵咒，成就菩提，赞其威神力



，功德如是。胜子或有人每于晨朝洗手洗脸后，在尊像前合掌一心诵咒三遍，以种种香花饮食供养十方亿佛的功德。无论作何种印和念咒，如法地供养，此咒的神力无尽，今在此略说如是。

华严，般若等只说发菩提心等的法供养，但不诵真言，也不结密印，只观而不具三密，因此，所得功德，不及密行，当思考之。

2. 十八道所依的本经

胎藏以《大日经》为本经，金刚界以《金刚顶经》为所依。今此十八道，总的来说，依据两部；个别而言有依据《苏悉地》，可谓地结、四方结、虚空网、火院等四种结界偏向出自《苏悉地》。行仪，又应该考量两部不同。惟，三部、护身、五悔等是《金刚顶经》有说。五供印明出自《大日经》，由此又通于两部。

• 十八道仪轨的作者

名为「十八契印」，为大师所作，大师至青龙寺拜见和尚，传授十八道时，以和尚的口传，记下来留



给青龙寺。其后，法全阿闍梨以此仪轨传授给慈觉、智证等人，他们二人从法全受此法，各各传授给自己的徒弟。

问：如何知此仪轨出自大师之手？

答：于五大院之《无量寿梵汉对注》记载，《十八契印仪轨》一卷，为海和尚所作。醍醐以如意轮为本尊，故依据《如意轮仪轨》、《瑜伽法要仪轨》，根本僧正造《十八道次第》。即今使用的延命院的次第。或有说，尊师依《无量寿仪轨》而进行。小野流用延命院僧都的次第，广沢则对圆城寺的口诀给与法皇，以大日为本尊的御次第而进行。

• 各十八道的事宜

十八契印正确有十七印明，应还有本尊印明，所以称为十八。山王院大师说系针对根境识十八界的迷法，为破除此而建立十八印。也有说为胎藏九尊，金刚界九会的合行，故称为十八。

或有说道即助，以所说的十八契印能开通菩提之门，而产生十八契印。



如此的十八皆用三密，此密法皆帮助成佛之道，修此得以进升，故命名为十八道。

先哲的粹简，十八义的根本依据，究竟以什么为根据呢？乃依中道的意义。或称为助道，或为能通。但说到《释》的能通义，十八都用到三密。此三密的法全部有帮到佛道。因此两义皆变成十八契印，即道义。作者认为，十八即道，所以，如《十八会指归》的第十三会，说适悦不空曼荼罗，具有十七。又说四种曼荼罗，说一百八道之契。此文明显有一百八道，即契。比照这样说法，则十八契印即道，故号为十八道。大凡，此行法次第，总的来说有十八印契，因此或称为十八契印。或命名为十八道。若个别而论并没有十八的表示由来，顺便提到各种经轨及宗家的解释中，未见十八的表示及其依据，或先师的雅训，山王院等的解释，全然都无，于今，针对学习，刊载出来。

• 金剛界立名

《金刚顶开题》记载，所谓金刚界即梵文的𑖀𑖦𑖯𑖫𑖞𑖪
罗馱都。𑖀𑖦𑖯𑖫𑖞𑖪罗译成金刚，馱都为界之义，身体的意
思，差别的意思。



金刚身为法身，佛的身密，此以金刚不坏而得名。身有积聚的意义，如来具足戒定慧等五分法身，及常乐我净等四德，法身・般若・解脱等三点，以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十八不共法，如此无量的法，因而构成佛体，故以此身而命名。

界为法界、心界、众生界、三种差别法界，即先觉者的心界、修行者的众生界，构成十方三世六种有情非情。另外，界有十种，十种法界聚集了如来的金刚曼荼罗、十界身相成为一个曼荼罗身，而命名为界。又界，有差别的意思，如来之身以六大为体，故称为界。

又说，金刚身法身具足四种法身、三密。身・语・意，此为三秘密身，各自具足戒定等诸法。因此称为金刚身。其次金刚界有三种解释。一者心法众生的三种界，二者为十方界，三者为三界，此三种皆金刚不坏故称金刚界。说金刚界，由金刚地狱界及金刚法界构成。针对六大，有体的意思，和差别义。摄取此诸金刚界变成一字，即金刚界大毘卢遮那如来。



• 大悲胎藏名字

于《疏》第九记载：阿遮梨所谓的明是大惠光明的意思，妃在梵文称为罗逝，即此王的字，作女声，因为如此称呼，因此，传度是义说，而为妃子，妃是三昧义，所谓大悲胎藏三昧，此为一切佛子之母，此佛子即为此清净菩提心，如彼胎藏，始于歌罗罗之时，含藏复藏，众缘和合，又陆续增长，乃至，诞生长大之后，又守护着，被乳养，是以母恩最深报德难以言说。

金刚界如父，胎藏如母，佛子从生下至佛位，于《十住毘婆沙论》第二记载，所谓胜由义，一种子胜，因以相信大乘法为种子故。二生母胜，以般若波罗蜜为生母故。三胎藏胜，以大禅定乐为胎藏故。四乳母胜，以大慈长养为乳母故。根据此文，所谓大悲胜胎藏，专命名在母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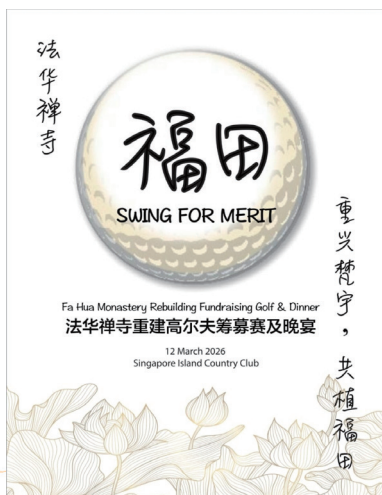
住在法界定印，表示胎藏的意义，所谓清净菩提心即净菩提心，白净信心的意思。此为金刚萨埵，真言一一法皆具足的人体，若复护胎藏遮那，则将达到万德圆满，尊贵啊，尊贵！



肆、寺院活动纪实

新加坡法华禅寺重建委员会主席真定大和尚，为筹募法华禅寺重建基金，特于佛历二五六七年三月廿七日，假 ION ART 画廊，举行翰墨陶情 VIII- 慈云绘境、天行健艺术院第八届会员作品展，暨第三届新加坡—台湾书画艺术交流展，敦请榜鹅集选区议员杨浣凌女士主持开幕典礼。

作品展出时间为三月廿八日至三十一日，每日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六时三十分，共计展出一二八幅作品。主席真定大和尚对于林禄在老师率领全体理事人员，精心筹划，鼎力相助，功德殊胜，谨致以衷心感谢与崇高敬意。





一马当先 福顺百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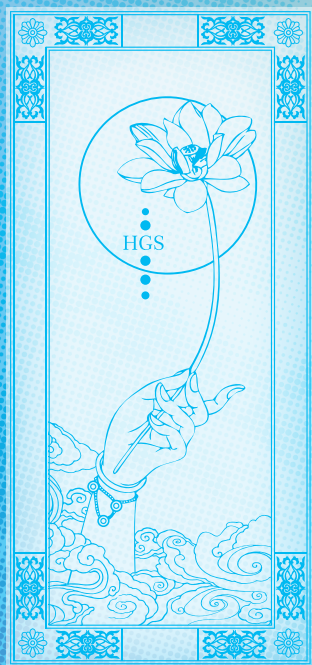




一马当先 福顺百顺







🌀 新加坡华严禅寺印行 🌀

No. 81 Lorong 6 Geylang, Singapore 399232

Email: huagiam@gmail.com

Tel: 6788-8181 Fax: 6778-8181

发行人：释真定

摄影：释法仁 释法源

文编：释法欣

美编：刘上磊